

马克思传

马 克 思 传

弗·梅 林 著

樊 集 译 持 平 校

人 民 出 版 社

Ф. Меринг
КАРЛ МАРКС
ИСТОРИЯ ЕГО ЖИЗН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转译，原著为德文，
书名为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马 克 思 传

〔德〕弗·梅林著

樊集译、椅平校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55年7月第1版

1972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11001·222 每册2.30元

出版者说明

本书作者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

《马克思传》是梅林的主要著作之一，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他逝世以后（1919年）才出版。这部著作是梅林长期收集、研究、校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遗著的总结。在这部著作里，梅林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经过；叙述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和活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第一国际建立的历史。

梅林的这部著作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例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和意义的错误理解，在某些问题上为巴枯宁辩护，以及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福格特先生》等重要著作的意义估计不足，等等。译者已在本书书后的译者注释中分别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

本书是根据1957年出版的俄文译本转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1960年德文原本、纽约科维奇与弗里德出版社1953年英文译本、东京大月书店1953年日文译本和三联书店1953年中文译本（罗稷南译）。为便于读者阅读起见，译者对书中的一些历史事件、组织、掌故等做了注释，全部附在书后。脚注是从俄文版摘译的。



目 次

出版者說明

序言	1
第一章 青年时代	5
(一) 家庭和学校	5
(二) 燕妮·馮·威斯特华倫	11
第二章 黑格尔的弟子	16
(一) 柏林的第一年	16
(二) 青年黑格尔派	24
(三) 自我意識的哲学	31
(四) 博士論文	36
(五) 《輯文集》和《萊茵报》	44
(六) 萊茵議會	51
(七) 斗争的五个月	58
(八)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	69
(九) 結婚和被逐	72
第三章 流寓巴黎	77
(一) 《德法年鉴》	77
(二) 哲学的展望	85
(三) 論犹太人問題	90
(四) 法兰西文化	96
(五) 《前进报》和被逐	103

第四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15
(一)办公室和兵营	115
(二)英国文化	122
(三)《神圣家族》	127
(四)社会主义的奠基	136
第五章 亡命布魯塞爾	142
(一)《德意志意識形态》	142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	146
(三)魏特林和蒲魯东	152
(四)历史唯物主义	158
(五)《德意志—布魯塞爾报》	168
(六)共产主义者同盟	176
(七)布魯塞爾的宣傳	181
(八)《共产党宣言》	189
第六章 革命和反革命	196
(一)二月和三月的日子	196
(二)六月的日子	199
(三)对俄战争	204
(四)九月的日子	211
(五)科倫的民主派	218
(六)弗萊里格拉特和拉薩爾	223
(七)十月和十一月的日子	226
(八)伏击	233
(九)又一次伏击	239
第七章 流寓倫敦	243
(一)《新萊茵評論》	243
(二)金克尔案件	248

(三)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	254
(四) 流亡中的生活	263
(五) 雾月十八日	269
(六)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275
第八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	285
(一) 天才和社会	285
(二) 无双的联盟	292
第九章 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301
(一) 欧洲政治	301
(二) 大卫·烏尔卡尔特、哈尼和琼斯	307
(三) 家庭和朋友	312
(四) 1857 年的危机	320
(五) 《政治经济学批判》	326
第十章 王朝的兴替	336
(一) 意大利战争	336
(二) 同拉薩尔的爭論	343
(三) 流亡者之間的新斗争	352
(四) 插曲	364
(五) 《福格特先生》	372
(六) 家事和私事	377
(七) 拉薩尔的鼓动	388
第十一章 国际的創始	401
(一) 成立	401
(二) 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	409
(三) 同施韦澤的决裂	416
(四) 倫敦第一次代表会议	422

(五) 德国战争	431
(六) 日内瓦代表大会	440
第十二章 《資本論》	451
(一) 陣痛	451
(二) 第一卷	455
(三) 第二卷和第三卷	467
(四) 《資本論》的遭遇	478
第十三章 国际的全盛时代	486
(一) 英国、法国、比利时	486
(二) 瑞士和德国	494
(三) 巴枯宁的鼓动	502
(四)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511
(五) 巴塞尔大会	518
(六) 日内瓦的紛爭	525
(七) 《机密通知》	532
(八) 爱尔兰大赦和法国全民投票	538
第十四章 国际的衰微	542
(一) 色当以前	542
(二) 色当以后	550
(三) 法兰西内战	558
(四) 国际和公社	567
(五) 巴枯宁主义的反对派	574
(六) 倫敦第二次代表會議	586
(七) 国际分裂的根源	592
(八) 海牙代表大会	600
(九) 余痛	610

第十五章 最后十年	619
(一) 馬克思在家里	619
(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	626
(三) 无政府主义和东方战争	635
(四) 曙光	639
(五) 暮色	650
(六) 最后一年	653
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說明	659
譯者注释	672
馬克思傳記年表	752
人名索引	758
人名譯名对照表	798
报刊索引	819
报刊譯名对照表	828





序 言

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有一段小小的掌故。有人提出要出版馬²⁵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表示同意（这件事必須得到她的同意）这个建議，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我作为她的代理人参加該通信集的編輯工作。1910年11月10日，她从德拉伐尔写了一份委托书来，全权委托我作一些我认为必要的注釋、說明和删节。

然而实际上，我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力。在出版者們之間，或者更确切些說，在出版者伯恩施坦（因为倍倍尔只是挂个名而已）和我之間，并未发生过任何重大的分歧。如果不是必要，那末我去干涉他的工作，当然是沒有理由、沒有权利的，我也不願意这样做，否則就不符合委托者的初衷了。

但是，在編輯該通信集的很长一段时期中，由于以往多年研究而在我脑海里已經成型的卡尔·馬克思的形象，变得更为鮮明突出了。因此，不由地想写一部傳記来刻划这个形象。而且我知道，这个主意一定会使拉法格夫人非常高兴。我之所以获得她的信任和友情，絕不是因为我在她心目中是她父亲的最博学最賢明的学生；而是因为，在她看来，我比別人更了解他的为人，因而也就能够在这方面描写得更为真实。她曾不止一次地写信并且口头告訴我，說一些儿已忘怀的关于她父母在世时的家庭往事，她在看到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特别是馬克思遺著中的描述以后，

又重新回忆起来了；还说她当年常听父母提到的一些人名，也因为我而跟具体事例联系起来。

遺憾的是，当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出版时，这位品格高尚的妇女已經去世好久了。她在死前几小时还写了一封信来，对我致以亲切的問候。她禀承了父亲的豁达胸怀。她信托我出版馬克思遺著中的許多珍貴材料，并且让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毫无干涉之意。例如，虽然她明明从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已經知道，我曾經怎样經常在有关拉薩尔同她父亲的爭論問題上坚决地替拉薩尔辯护，她还是将拉薩尔致馬克思的信交给了我。对于这一点，我将永远感激她，至死不忘。

然而，这位妇女所具有的寬宏气度，在馬克思主义的两位卫道者身上却一点也找不到。当我着手执行自己的計劃，即着手撰写馬克思傳的时候，他們两位就义憤填膺地大叫大嚷起来了。其理由是我在《Neue Zeit》〔《新时代》〕上竟沒有完全迎合党内流行的說法，而就拉薩尔、巴枯宁两人和馬克思的关系問題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見。首先，考茨基斥責我“反对馬克思”，特别是斥責我“辜負”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而因为我仍然坚持要把馬克思傳写下去，他竟然撥出《新时代》的如此寶貴篇幅中的整整六十頁来刊载梁贊諾夫的抨击文章¹。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企图确证我犯了最可耻的背叛馬克思的罪行。他对我大加非难，其言詞之歪曲捏造只能和其論点之荒誕无稽相媲美。由于某种感情（为了礼貌起見，我不願說出这是一种什么感情）的驅使，就听任这些先生們肆意謾罵去吧，但是應該声明，我对于他們这种精神上的恐吓手段不曾絲毫让步，并且在本书中叙述拉薩尔、巴枯宁两人和馬克思的关系时始終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而完全不理會党内流行的說法。当然，这时

我仍然避免作任何爭論，只是在关于参考文献的說明中对于考茨基和梁贊諾夫向我提出的主要責难略加嘲諷，以便对做这方面工作的較年輕的人們有所助益，因为这些年輕人現在正應該养成習慣，对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們的气势汹汹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如果馬克思在实际上真像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們所贊賞的那樣，是一个循規蹈矩的少年，那末我就不会醉心于写他的傳記了。我的贊美，正和我的批評一样，——在一本好的傳記中，这两者需要有同等分量——是針對着一位偉大人物而言的，这个人在讲到他自己时常常喜欢說：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²。把馬克思的偉大形象不加修飾地重新塑造出来——这就是我給自己提出的任务。

目的本身已經决定了达到这个方法。历史向来同时既是艺术又是科学，傳記尤其应当如此。現在我已記不起是哪一位古板的学者曾經发表过这样一种“不朽的”言論，說在历史科学的²⁷ 領域內，美学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可是我應該坦白承认，——也可以說是我引以为愧的，——甚至資產階級社会，也不像这些道貌岸然的思想家們那樣使我深恶痛絕，他們只是为了打击伏尔泰老人，就宣称傳記只能用枯燥无味的体裁来写³。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也被认为是糟糕的，因为他同意他所喜欢的古希腊人的观点，把克利娥算作九个繆斯之一⁴。实际上，只有被繆斯看不起的人，才咒罵繆斯。

倘若我可以假定讀者对本书所采用的体裁会予以贊同，那末我还得請求他在內容方面不要苛求。事先，我已經不得不考虑到，虽然这本书應該写得至少使文化程度較高的工人觉得通俗易懂，但也万万不可篇幅过大。可是現在的篇幅已經超过原計劃一半了。我常常因此而不得不把一行紧縮为一个字，一頁紧縮为一行，

一印張緊縮為一頁！在分析馬克思的科學著作的時候，尤其為此感到苦惱。为了不使讀者有任何誤解起見，我把偉大作家傳記中慣用的副標題“他的生活和著作”中的著作二字刪掉了。

無疑的，馬克思之所以無比偉大，主要是因為思想的人和實踐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結合着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同樣無疑的是，在他身上，作為戰士的一面是永遠勝過作為思想家的一面的。在這方面，我們事業的所有偉大先驅者們，都有一致的看法。有一次拉薩爾說：只要實際行動的時機一到，他就定會心甘情願地擱下筆來，不再寫他所知道的事了。他們的看法有多么正確，在我們的時代，我們有着觸目驚心的體會：那些用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時間來專心考究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逗點的一本正經的研究者們，本來到了可以而且必須像馬克思那樣行動的歷史時機，却只是像風信標那樣吱吱啞啞地繞軸自轉。

不過，老實說，我並不自負比別人更能透徹地了解馬克思所掌握的淵博的知識。甚至為了要在我所敘述的狹小範圍內，讓讀者對《資本論》第二、三卷有個充分清晰的概念，我還請了我的朋友盧森堡幫忙。因為她欣然接受我的請求，寫了第十二章的第三節，讀者們一定會像我一樣地感激她。

我的這本書由於她的珍貴手筆而增色，我為此感到慶幸；此外我們的共同朋友克拉拉·蔡特金允許我的小船打着她的旗幟駛出公海⁵，我也同樣感到慶幸。在那么多“社會主義的英勇而堅決的先進戰士們”被大風暴像秋風掃落葉似地掃掉的年代里，這兩位婦女的友誼，對我來說無上的安慰。

梅 林

柏林，斯得格里茲，1918年3月



第一章 青年时代

(一) 家庭和学校

1818年5月5日，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生于特利尔。他的家系已无从查考，因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连年战火中，莱茵省的户籍册都已错乱失散了。要知道，就连亨利希·海涅出生在哪一年，至今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哩！

当然，就马克思来说，问题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因为他生在一个比较承平的时期。不过，当他的一位姑母在五十年前逝世并且留下一张被认为无效的遗嘱时，法庭为查明合法继承人所进行的调查，始终也没有能确定她的父母即卡尔·马克思的祖父母的生卒日期。

他的祖父原名马克思·列维，后简称马克思，是特利尔的一名犹太律法学家⁶；他大概是在1798年逝世的，至少在1810年时他已不在人世了。他的妻子叶娃（娘家姓莫泽斯）在1810年还活着，一般认为她是在1825年死去的。

这对夫妇生了许多子女，其中有两人——希尔舍和萨缪尔——从事学术。萨缪尔在父亲死后继承了特利尔的犹太律法学家的职位。他的儿子莫泽斯作为犹太律法学家职位的候补人，到西里西亚的格莱维茨去了。萨缪尔生于1781年，卒于1829年。希

尔舍，卡尔·馬克思的父亲，生于1782年。他学法律，在特利尔当律师，后来又做了司法参事。1824年，他接受了基督教洗礼^①，取名亨利希·馬克思。他是在1838年逝世的。亨利希·馬克思同一位荷兰女子罕丽达·普列斯堡結了婚。据她的孙女爱琳娜·馬克思說，她的祖先一連許多代都是犹太律法学家。罕丽达在1863年逝世。她同她的丈夫身后留下了許多子女，但是在确定继承权³⁰（馬克思家庭的譜系資料就是从这项有关继承的文件中取得的）的时候，这些子女中只有四人还活着，这就是卡尔·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菲亚——馬斯特里赫特的律师施馬里豪森的未亡人；爱米利亚——特利尔的工程师康拉第的妻子；路易莎——卡普施塔特的商人优塔的妻子。

卡尔·馬克思的双亲的婚姻是极其美滿的，因此，作为仅次于长姊索菲亚的最大的男孩子，卡尔·馬克思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的欢乐中度过的。他的“輝煌的天賦”在他父亲心中唤起希望，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才能終将用于造福人类的事业；母亲則把儿子称做一个无往不利的幸运儿。但是卡尔·馬克思既不像歌德那样只受母亲的影响，也不像席勒和萊辛那样只受父亲的影响。他的母亲虽然也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关怀备至，却完全被家务纏身。她甚至終生都沒有学会正确地讲德国話，也根本没有参与过儿子的思想斗争，——只是有时不禁以一个母亲的心情为她的卡尔发愁，想到假如他走上了正路的話，他的成就会有多大。后来，卡尔·馬克思似乎同他母系的荷兰亲屬，特别是同他的一位“舅舅”菲力浦斯接近起来。他不止一次地怀着深切的感情談到这位“了不起的

① 參閱本書第8頁上的注。

老头儿”，这人在他生活困难的时刻曾經在物质上帮助过他。

但是就連馬克思的父亲有时也暗中怀着忧惧注视着爱子心灵中的“魔”。不过他在卡尔刚过二十岁生日几天以后就死去了。使他感到苦恼的不是那种梦想儿子有一个光輝前程的家庭妇女式的渺小忧虑，而是对儿子性格中某种像大理石一般坚硬的东西所感到的隱隱的恐惧，这种东西是和他自己的柔和秉性格格不入的。作为犹太人、萊茵省人和法学家，他似乎應該有三重的武装来抵御易北河东岸容克地主們的一切誘惑。然而亨利希·馬克思是一个普魯士的爱国者，不是現时所謂的那种庸俗的爱国者，而是一个老式的普魯士爱国者，像我們这一輩人当中最年长的人还見过的瓦尔德克和齐格勒那样的爱国者。他受过彻头彻尾的資產階級教育，真誠地相信“老弗里茨”^①式的开明改革⁷，——总之，他是拿破侖很有理由憎恶的那些“思想家”中的一个。被拿破侖称做“思想的梦嚮”的那种东西，燃起了馬克思的父亲对这个征服者的仇恨，尽管拿破侖曾給予萊茵省的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利，并且給予萊茵省以拿破侖法典⁸——一个不断受到旧普魯士反动派侵犯而为萊茵省人民所悉心維護的珍宝。

即使普魯士政府可能曾經强迫亨利希·馬克思改变宗教以保 31
持他的职位，他对普魯士君主政体的“守护神”的信念也不曾因此而动摇过。这一点，就是那些一般說来洞悉內情的人也不止一次地肯定过，他們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辯护或者至少是寬恕那既不需要辯护、也不需要寬恕的事情。即使是从純宗教的观点来看，一个同洛克、萊布尼茨和萊辛一样信奉“对上帝的純粹信仰”的人，在犹

① 即弗里德里希二世。

大教教堂里也已經是無事可做的了。無寧說他更容易在普魯士的國家教會的庇護下找到一個容身之所，因為當時的普魯士國家教會中盛行着一種相當寬容的理性主義，即所謂理性宗教，這種精神甚至在 1819 年的普魯士書報檢查令⁹上也留下了某些印迹。

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放棄猶太教不僅是一種宗教解放的行動，而且主要是一種社會解放的行動。猶太教並不會參與我們的卓越思想家和詩人的偉大精神勞動。莫澤斯·門德爾森曾力圖以他那微弱的火炬把自己的“民族”引導到德國精神生活的領域里去，但是白費力氣¹⁰。正好在亨利希·馬克思改宗基督教的那些年，在柏林成立了一個猶太青年的小組，想走門德爾森的道路。雖然這些青年人當中有愛德華·甘斯和亨利希·海涅這樣的人物，但他們的努力也終告失敗。甘斯，這隻小船的舵手¹¹，第一個放下旗幟而皈依了基督教。海涅¹²呢，雖然他惡狠狠地罵了甘斯一句：“昨天還是英雄，今天就成了壞蛋”，但是他自己不久以後也不得不為“歐洲文化的入場券”付出了同樣的代價。他們兩人都在上世紀德國的精神發展中起過歷史性的作用。而他們過去的那些矢忠於猶太精神的伙伴們，却早已湮沒無聞了。

可見，在好幾十年當中，改宗基督教是猶太人中間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進一步的表現。亨利希·馬克思和他的家人在 1824 年受基督教洗禮^①，這件事也只能從這個意義上而不能從其他意義上來理解。不過，某些外部條件，雖然並未決定改宗一事本身，却可能決定了改宗發生的時間。在 20 年代的農業危機期間，猶太人加緊收購莊園和土地的行為，在萊茵省引起了強烈的仇猶

① 1824 年亨利希·馬克思給他的孩子們施了洗禮；他本人則是在 1816 年，他的妻子是在 1825 年加入路德派教會的。